

【理论探讨】

追求超越:研究图书馆的新挑战

吴建中

【摘要】[目的/意义]近年来,随着图情业务发展的不断融合和延伸,图书馆这一职业的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不仅与其他职业交往加深,而且逐步渗透到如信息咨询、数据分析、出版传播等其他职业领域。探讨研究图书馆面临的新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从图书馆与上述三个职业之间的关系出发,从研究图书馆的角度,探讨图书馆的业务如何从参考服务到研究咨询服务、从基于书刊到数据驱动、从收藏到出版的进一步延伸,研究转型给图书馆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结果/结论]研究图书馆要在转型中扮演领头作用,致力于探索和发展研究咨询服务、数据驱动服务和学术交流传播服务。

【关键词】研究图书馆;图书馆转型;学术交流;数据管理

【作者简介】吴建中(ORCID:0000-0003-2102-985X),中国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博士,E-mail:jzwu@umac.mo(澳门 999078)。

【原文出处】《图书情报工作》(京),2019.1.6~10

近年来,全球图书馆界兴起了一个转型的热潮。不仅各国积极探索转型,而且国际图联也在引领转型,2018年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更是以“图书馆转型,社会转型”(Transform Libraries, Transform Societies)为大会主题,将图书馆转型推向了新的高潮。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特殊性及其边界,那么图书馆职业的特殊性是什么?边界在哪里?在以书为主导的时代,图书馆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职业,从收藏、加工到流通、保存,图书馆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只有在流通环节与外界有交流。而与图书馆相关的一些职业,如信息咨询师、数据分析师、出版家等都与社会有着较广泛的联系。

图书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当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图书馆职业也与其他职业一样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图书馆业务的各个环节在互联网环境中开始发生变化并走向开放,各个环节之间及其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每一个环节不仅都能对外开放,而且能在交流中产生新的价

值。但是相对而言,图书馆转型与其他职业的转型不同的是,从过去比较封闭一下子进入比其他职业更加开放的职业环境,尤其是当书刊等文献信息转化为数据之后,图书馆有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而相反这一切对图书馆来说,其准备和应对是不足的。

世纪之交图书馆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转型期,既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参考,又缺乏专业的规则可以遵循。随着业务发展的不断深化和延伸,其边界也变得更加模糊,不仅与其他职业交往加深,而且渗透到如信息咨询、数据分析、出版传播等其他职业领域。笔者从图书馆与上述三个职业之间的关系出发,从研究图书馆的角度,探讨图书馆业务如何从参考服务到研究咨询服务、从基于书刊到数据驱动、从收藏到出版的进一步延伸,研究转型对图书馆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1 图书馆作为信息咨询机构(library as a consultant)

图书馆能否成为信息咨询机构?这是这几年图

书馆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以前,图书馆开展参考咨询服务,科技情报所开展信息咨询服务,即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信息咨询服务与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也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承担的。最近,初景利、唐果媛发表了一篇题为《图书馆与智库》的论文^[1]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更是于2016年联手推出《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将图书馆与智库的研究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图书馆正在经历转型与创新,原有的理论与服务体系不断被打破,新理念和形态不断地涌现出来,图书馆员也在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笔者赞成研究图书馆有智库的功能,这有助于图书馆功能的创新和拓展,但觉得把这种功能称为决策咨询服务更妥帖一些。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研究图书馆从事决策咨询服务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1.1 参考服务、学科服务和决策咨询服务在研究图书馆融合的趋势

在图书馆开展决策咨询服务,最典型的是议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14年成立研究服务部,虽然该部门从属于图书馆,但主要从事决策咨询服务,为国会议员提供专门的信息咨询和研究分析报告,2017年该部门提供的咨询服务达61400件^[2]。在很多国家的议会图书馆里,图书馆与研究服务是两个不同的部门,图书馆专注于信息管理,研究服务专注于情报咨询。根据国际图联议会图书馆与研究服务委员会(IFLA Parliament Library and Research Services Section)2006年的调查,全球有半数的议会有研究服务机构,而且图书馆和研究服务机构一般都设在同一部门^[3]。以前这两个部门虽然都设在议会图书馆内,但两者业务毫不相干。现在两者出现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欧洲议会图书馆伊恩·瓦特认为,正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覆盖信息服务和研究服务。即使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为一体,但他们是独立分开的专业领域。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融合……两种服务体现出的趋势是:随着议会工作变得更加专业、更富技术性和挑战性,需要提高服务的学科专业性^[3]。

国际图联议会图书馆与研究服务委员会曾经在1993年推出《议会图书馆指南》(*Guidelines for legislative libraries*, 2009年又做了一次修订)^[3],在突出图书馆与研究服务水平提升的同时,要求两个群体加强合作。该指南强调,研究服务需要多方面的技能,一方面是图书馆员的组织、分类、检索技能,另一方面是研究人员的分析、写作技能和学科知识。无论议会服务的组织结果如何,这两类人员应该一起合作^[3]。2015年由全球议员联盟和国际图联合作出版了《议会研究服务指南》(*Guidelines for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s*),进一步明确图书馆与研究服务要融合,提出“研究服务既可以设立于图书馆内,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必须与图书馆有着紧密的联系”^[4],并对服务成果和产品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如综合性成果包含综述、事实和背景研究等,客制化成果包含短评或口述报告等。

1.2 研究图书馆开展决策咨询服务的必要性

从国内大学图书馆来看,已经有不少大学图书馆从事这方面的服务,尤其是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已经将决策咨询服务纳入本馆的业务范围。这些大学图书馆的决策咨询服务是作为学科服务的延伸开展起来的^[5]。

决策咨询服务对图书馆来说是一项新业务,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考,也没有相关的业务规范。近年来在大学等研究型机构,这项业务迅速发展起来,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按学校要求建立的。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①大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大学除了教学与研究外,这几年大力提升被称为第三使命的知识转移与社会服务能力。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些大学成立了政策研究部门。由于这些部门需要参考大量资源,便希望图书馆提供所需信息。②大学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的需要。由于绩效考核主要采用量化方式,学校有关部门往往要求图书馆运用各种评估工具参与测评,并在此基础上提交综合分析报告。图书馆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逐渐掌握了研究与咨询技能,并有机会参与高层决策者的讨论,有的甚至成为学校智囊团成员。③图

书馆服务深化与延伸的自我要求。职业家往往都具有挑战自我的天性,当图书馆大量传统的技术作业如编目和加工实行外包以后,图书馆员的工作重心移到前台,通过与不同读者的沟通,他们的能量有了更多释放的机会,在解决复杂的个性化问题中,能力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拓宽,适应性不断增强。与读者交往的过程,既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也是情感交流的过程。图书馆员从关注参考(reference)向关注关系(relationship)发展^[6],并在与读者共同解决问题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和乐趣。作为知识劳动者,图书馆员由于其自身的信息素养,他们做的咨询报告在公正性和客观性方面往往比其他咨询人员更胜一筹。

1.3 研究图书馆开展决策咨询服务的长处

研究图书馆开展决策咨询服务不仅有利于母体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知识库高端功能的培育与固化,而且能通过研究服务的不断拓展,积累研究资源,培育具有知识服务能力的人才,推动大学图书馆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将自身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这种创新型业务需要通过总结和提炼,形成一套图书馆服务规范。

今后,决策咨询服务将会成为研究图书馆服务的一种常态,我们要将决策咨询服务固化下来,纳入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体系。决策咨询服务虽然是一项情报机构的高端业务,但从图书馆长期发展来看,不仅需要增强研究功能和服务,而且也需要一批面向决策服务的高端人才。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尝试将其纳入自身的发展战略,制定有关服务规范,将其作为一项常规性的业务活动;同时,我们要主动参与母体机构发展规划的研究与设计,积极配合各科研机构 and 教学机构的发展与评估,以此提升馆员自身科研素质与应答能力。

2 图书馆作为数据中心(library as a data center)

目前就图书馆知识库建设而言,最普遍的是机构库,机构库是为适应开放获取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但现有的机构库仍是基于书刊的模式,以教职员及

学生的论著型成果为主,一些大学通过从出版机构购回已出版的本校期刊论文或图书的版权,进一步扩充机构库,扩大开放。近年来,人们也在进一步思考开放获取是否是学术交流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在开放获取之后兴起的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运动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开放获取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现在的开放获取是否存在某些不足呢?比如为扩大开放获取采取的不少措施实际上是在加剧以付费为基础的学术交流产生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性,由此COAR(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提出了“超越开放获取”(beyond open access),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开放获取,而是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型知识共享空间(a sustainable, global knowledge commons),它代表不同社区与区域的需求,允许所有的研究者广泛参与,同时促进学术交流的积极变革和创新。为此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5项基本要件:①提升本地机构在保存并提供多元且有价值的研究产品方面的服务能力;②通过采取互操作的标准和实践,将本地服务与全国、区域和全球网络相连;③重新分配资金以支持类似同行评议等并为网络加值;④改进用于评估学术贡献的更广范围的质化和量化指标程序;⑤引入确保共享空间代表全球研究群体的需求的原则和管理^[7]。

2016年4月起COAR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下一代机构库”(Next Generation Repositories)^[8]。下一代机构库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宗旨是将机构库发展为一种分布式的、全球网基础设施的学术交流平台,最上一层可部署加值服务,由此将系统提升为能面向研究、开放并有助于创新,同时便于学术群体集体管理^[9]。

从操作层面来看,推动数据驱动的学术交流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项任务。而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对这方面的重视还是不足的。仅从研究数据来看,将此纳入自己的研究管理体系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并不多。那么,大学及研究机构是否需要将一些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研究和实验数据也纳入机构库呢?

据英国有关方面统计,仅英国公共资助的研究经费每年就高达30亿英镑,但这些研究成果的能见度很低^[10],也就是说公共资金投入经费产生的结果及其版权大部分都流到了商业性出版机构的手里。此外,不少实验室数据和研究数据也大量分散在研究人员手上,难以实现共享。政府部门及学术基金组织为了提高数据型研究成果的地位,将它们从“二等公民”解放出来,出台了一些有关研究数据可参与评奖或申请资助的政策,但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地管理起来,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学术界紧紧跟进这一部署。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NII)2017年11月7日发布信息,宣布该所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日本国立物质材料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 NIMS)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机构库系统“WEKO3”^[11]。该系统不仅搜集完成的作品,而且把研究数据也包含了进去,强调数据不仅为了得到验证,而是为了再利用,并由此催生新的研究成果。

研究数据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3个方面:①研究人员参与不足;②上级机构政策缺乏;③存储与保存基础设施薄弱等。有文章指出,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和英国等)的研究图书馆虽然在研究数据管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总体上仍处于宣传和培训阶段,技术服务如提供数据目录、保存实际数据等尚未展开^[12]。我国在机构库方面虽已形成规模,但与国际同行还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研究数据管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图书馆有一些探索,值得关注。

3 图书馆作为出版机构(library as a publisher)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图书馆积累了大量资源,不仅有期刊、图书、会议录,而且有诸如数据集、灰色文献、网页等非传统资料,图书馆的工作重心也由保存向服务转移,并参与传递和传播之中。这一切要求图书馆和出版社重新思考在创建和交流知识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13]。

实际上,图书馆已经涉足出版领域,如帮助著者和出版者的版权确权、组成新形成的期刊编委会、建立替代性同行评议机制、尝试再编和再利用类似教科书内容的替代型学术产品、通过开放会议系统等提供学术会议管理(包括会议出版物)、建立数据集档案及出版系统以及学术交流工具包等^[14]。

图书馆学术出版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内容,有学者将它定义为:大学图书馆领导的以支持学术、创意和(或)教学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保存的一系列活^[15]。根据2007年底美国研究图书馆在成员馆中的调查,在80个被访机构中有44%开展出版服务,而21%在计划中。如果小型大学也考虑进去的话这一比例会更高。2013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es, AAUP)也做了一项调查,在83家(其中图书馆和出版社各占一半)被访机构中,65%认为图书馆出版变得越来越重要^[16]。当然,图书馆从事出版工作与出版社是有区别的,有学者指出,图书馆的独特优势在于:①提供高质量出版服务(同行评议和互动型);②善用互联网环境;③发挥引证能力;④促进与原有来源的互动;⑤维护和保存电子书的数字内容;⑥确保经济实用;⑦保存款式间的内容;⑧建立标准;⑨提升服务;⑩回应必要措施。还有学者认为,图书馆从事出版工作有助于重新获得对信息的合法权利,取得信息创建与传播的领导角色,致力于网络的“去杂志化”和建立更可持续的数字学习资源^[17]。

目前,图书馆与出版商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时滞期(embargo periods)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虽然出版社也在配合图书馆推进开放获取,但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仍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如利用时滞期等延长禁止开放获取的时间。2016年COAR曾发布有关时滞期声明,希望在今后的开放获取政策中将时滞期缩短甚至消除^[18]。同年,该组织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COAR-UNESCO关于开放获取联合声明》(Joint COAR-UNESCO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强调一要照顾科研经费不多的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机构的需求;二要防止国际出版业的

进一步集中化;三要寻求降低成本的途径^[19]。

4 结论

开放获取是学术交流与传播的大趋势。欧盟竞争委员会在2016年11月的委员会总结报告《向开放科学系统转型》(*The transition towards an open science system*)中强调,要将迅速开放获取设定为2020年的初始值,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要用各种可能的模式、以成本效益最优的方式、无时滞期或最短禁止期地实现开放获取^[20]。但开放获取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共享知识。在全球推进开放获取的进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学术交流中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性等,为此COAR在其下一代机构库设想中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全球知识共享空间的目标。图书馆应发挥自己在资源管理、编目技能以及项目策划方面的能力,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转型的过程中,图书馆要善于创新和超越,研究图书馆更要在转型中扮演领头作用,致力于探索和发展研究咨询服务、数据驱动服务和学术交流传播服务。

参考文献:

- [1]初景利,唐果媛.图书馆与智库[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46-53.
- [2]Library of Congress. CRS annual fiscal report 2017[EB/OL]. [2018-01-31]. https://www.loc.gov/crsinfo/about/crs17_annrpt.pdf.
- [3]卡宁厄姆.议会图书馆指南(2009年修订版)[M/OL]. [2018-10-20]. 王琳,刘英赫,译.卢海燕,审.<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services-for-parliaments/publications/ifla-140-zh.pdf>.
- [4]IPU/IFLA. Guidelines for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s [EB/OL]. [2018-01-31]. <http://archive.ipu.org/pdf/publications/research-en.pdf>.
- [5]蔡颖.学科服务的实践与思考——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研讨培训班(第三期)专题访谈实录[EB/OL]. [2018-05-22]. <http://www.sal.edu.cn/view/new.aspx?id=12859>.
- [6]OCLC. Seeking synchronicity: revel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virtual reference[EB/OL]. [2018-01-3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22679.pdf>.
- [7]COAR. Building a sustainable knowledge commons[EB/OL]. [2018-09-13].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AR-beyond-open-access-1.pdf>.
- [8]COAR. Next generation repositories recommendations[EB/OL]. [2018-09-13].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activities/advocacy-leadership/working-group-next-generation-repositories/>.
- [9]COAR. Def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repository[EB/OL]. [2018-09-14]. <http://ngr.coar-repositories.org/>.
- [10]DCC. The value of digital curation[EB/OL]. [2018-09-14]. <http://www.dcc.ac.uk/digital-curation>.
- [11]新田孝彦.平成28年度末でのデジタルリポジトリ連合(DRF)解散について[EB/OL]. [2017-09-13]. <http://drf.lib.hokudai.ac.jp/drf/index.php?plugin=attach&refer=Digital%20Repository%20Federation&openfile=DRF-Dissolution.pdf>.
- [12]COX A M, KENNAN M A, LYON L, et al. Developments in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research data service maturity[EB/OL]. [2018-01-13]. <https://doi.org/10.1002/asi.23781>.
- [13]LIPPINCOTT S K. Library as publisher: new models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for a new era[EB/OL]. [2018-09-14]. <http://dx.doi.org/10.3998/mpub.9944345>.
- [14]ACRL.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oolkit: library publishing programs[EB/OL]. [2018-09-15]. <https://acrl.libguides.com/scholarcomm/toolkit/librarypublishing>.
- [15]SKINNER K, LIPPINCOTT S, SPEER J, et al. Library-as-publisher: 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library publishing subfield [EB/OL]. [2018-09-13]. <http://dx.doi.org/10.3998/3336451.0017>.

207.

[16]AAUP Library Relations Committee. Press and library collaboration survey[EB/OL].[2018-09-13]. http://www.aupresses.org/images/stories/data/librarypresscollaboration_report_corrected.pdf.

[17]PEREYASLAVSKA K. Publishing accessibly-Open Access and your library as a “Publisher”[EB/OL].[2018-01-13]. <http://accessibility.arl.org/2015/06/publishing-accessibly/>.

[18]COAR. Statement about embargo periods[EB/OL].[2018-09-15].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activities/advocacy-1>

eadership/aligning-repository-networks-across-regions/statement-aboutembargo-periods/.

[19]COAR/UNESCO. Joint COAR- UNESCO Statement on Open Access[EB/OL].[2018-01-13]. <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news-media/coar-and-unesco-joint-statement-about-openaccess/>.

[20]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open science system[EB/OL].[2018-01-13].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9526-2016-INIT/en/pdf>.

Seeking Transcendence: New Challenge of Academic Libraries

Wu Jianzhong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business, the boundaries of the library profession have become more blurred, not only deepened with other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but also gradually penetrated into other areas, such as information consultation, data analysis, pub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new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libraries.[Method/process] From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ibrary and the above three occup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ademic library, the paper explores how the library's business can further extend from reference services to research consulting services, from book-based to data-driven, from collection to publication, and analyses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library transformation.[Result/conclusion] Academic libraries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mmit to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consulting services, data-driven services and academic communication services.

Key words: Academic libraries; Library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communication; Data management